

詞評 金粟詞話
詞統源流 詞藻



詞

評

撰人不詳

中華書局

詞評

此據天都閣藏書
本影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詞評

花間以小語致巧。世說靡也。草堂以麗字取妍。六朝喻也。卽詞號稱詩餘。然而詩人不爲也。何者。其婉戀而近情也。足以移情而奪嗜。其柔靡而近俗也。詩蟬緩而就之。而不知其下也。之詩而詞非詞也。之詞而詩非詩也。言其業。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遊易安至矣。詞之正宗也。溫韋艷而促。黃九精而刻。長公麗而壯。幼安辨而奇。又其次也。詞之變體也。詞興而樂府亡矣。曲興而詞亡矣。

非樂府與詞之亡其調亡也。

昔昔鹽阿鵲鹽阿溫堆突厥鹽疏勒鹽阿那朋之類。詞名之所由起也。其名不類中國者。歌曲變態起自羌胡故耳。然自昔昔鹽排律外。餘多七言絕。有其名而無其調。隋煬李白調始生矣。然望江南憶秦娥。則以辭起調者也。菩薩蠻則以辭案調者也。

溫飛卿所作詞曰金荃集。唐人詞有集曰蘭畹。蓋皆取其香而弱也。然則雄壯者固次之矣。

楊用修所載太白有清平樂二闕。識者以爲非太白作。謂其卑淺也。按太白清平樂本三絕句而已。不應復有詞。第所謂女伴莫話高眠。六宮羅綺三千。一笑皆生百媚。宸遊教在誰邊。亦有情語。余每誦之。及樂天絕句云。雨露由來一點恩。爭能遍却及千門。三千宮女如花面。幾箇春來無滂痕。輒低回歎息。古之怨女棄才何限也。花間猶傷促碎。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。風乍起。吹皺一池萍水。關卿何事與。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。此語不可。

聞鄰國。然是詞林本色佳話。雲破月來花弄影。郎中紅杏枝頭春意鬧。尙書意似祖述之。而句小不逮。然亦佳。

今宵酒醒何處。楊柳外曉風殘月。與秦少遊酒醒處。殘陽亂鴉。同一景事。而柳尤勝。

寒鴉千萬點。流水遶孤村。隋煬帝詩也。寒鴉數點。流水遶孤村。少遊詞也。語雖蹈襲。然入詞尤是當家。

昔人謂銅將軍鐵掉板。唱蘇學士大江東去。十八

九歲好女子唱柳屯田。楊柳外曉風殘月。爲詞家
三昧。然學士此詞亦自雄壯。感慨千古。果令銅將
軍於大江奏之。必能使江波鼎沸。至咏楊花水龍
吟慢。又進柳處一塵矣。

子瞻與誰同坐。明月清風。我明月幾時有。把酒問
青天。快語也。大江東去。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。壯
語也。杏花疎影裏。吹笛到天明。又高情已逐曉雲
空。不與梨花同夢。爽語也。其詞農與淡之間也。
歸來休放燭花紅。待路馬蹄清。夜月致語也。問君

能有幾多愁。却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情語也。後主真是詞手。

油壁車輕。金犢肥。流蘇帳暖。春雞報。非歌行麗對乎。細雨夢回。雞寒遠。小樓吹徹玉笙寒。青鳥不傳雲外信。丁香空結雨中愁。無可奈何花落去。似曾相識燕歸來。非律詩俊語乎。然是天成一段詞也。着詩不得。

斜陽只送平波遠。又春來。依舊生芳草。淡語之有致者也。角聲吹落梅花月。又滿院落花春寂寂。又

一鈞淡月天如水，又歌聲外綠水橋平，又地卑山
潤人靜費鑪烟，淡語之有景者也。平蕪盡處是青
山，行人又在青山外，又柳江幸自遠，郴山爲誰流
下。瀟湘去，此淡語之有情者也。拚則而今已拚了，
忘則怎生便忘得，又斷送一生憔悴，能消幾箇黃
昏。此恒語之有情者也。咏雨點點不離楊柳外聲
聲，只在芭蕉裏，此淺語之有情者也。淡語恒語淺
語，極不易工，因爲拈出。

美成能作景語，不能作情語，能入麗字，不能入雅

字以故價微劣於柳。然至枕痕一線紅生玉。又喚起兩眸清炯炯。淚花落枕紅綿冷。其形容睡起之妙。真能動人。

孫夫人間把繡絲擗認得金針。又剗拈。可謂看朱成碧矣。李易安此情無計可消除。方下眉頭。又上心頭。可謂憔悴支離矣。秦少游安排腸斷到黃昏。甫能炙得燈兒了。雨打梨花深閉門。則十二時無間矣。此非深於閨恨者不能也。易安又有寵柳嬌花寒食夜。種種惱人天氣。寵柳嬌花新麗之甚。

范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。無計相迴避。類易安而小遜之。其天淡銀河垂地。語却自佳。溫庭筠雁柱十三絃。一一春鶯語。陳無已彈到斷腸時。春山眉黛低。皆彈箏俊語也。

張子野青門引萬俟雅言江城梅花引青玉案句字皆佳。詞內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。又天還知道和天也瘦。又莫道不消魂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。三瘦字俱妙。

隙月窺人小。又天涯一點青山小。又一夜青山老。

俱妙在押字，乍雨乍晴，花易老，却不在押字，而在乍字。

史邦卿題燕日，差池欲住，試入舊巢相並，還相雕梁藻井，軟語商量不定，可謂極形容之妙，相字星相之相，從俗字。

永叔極不能作麗語，乃亦有之，曰：隔花啼鳥喚行人，又海棠經雨，隳脂透。

王元澤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，關可謂巧而費力矣。史邦卿做雨欺花，將烟困柳，殆尤甚焉，然與李

漢老呌雲吹斷橫玉謝勉仲染雲爲幌美成暈酥
砌玉魯直鶯嘴喙花紅溜燕尾點波綠雛俱爲臉
麗

吾愛司馬才仲燕子脚將春色去紗窓幾陣黃梅
雨有天然之美令闕字者退舍

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宋人反其指而用
之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各自佳

詞至辛稼軒而變其源實自蘇長公至劉改之諸
公極矣南宋如曾覲張掄輩應制之作志在鋪張

故多雄麗，稼軒輩撫時之作，意存感慨，故饒明爽，然而穠情致語，幾於盡矣。

陶穀尚書使江南，通秦弱蘭，作風光好詞，見宋人小說，或有以爲曹翰者，翰能作老將詩，其才固有之，終非武人本色。沈叡達雲巢編，謂劉使吳越，惑倡女任社娘，因作此詞，任大得陶費，後用以勸仁王院落髮爲尼。李唐吳越，未審孰是，要之近陶所爲耳。

宋仁宗時，老人星見，柳耆卿托內侍以醉蓬萊詞。

進仁宗閱首句漸亭臯葉下漸字意不懌至宸遊
鳳輦何處與真宗挽歌暗同慘然久之讀至太液
波翻忿然曰何不言太液波澄耶擲之地罷不用
此詞之不遇者也高宗在德壽宮遊聚景園偶步
入一酒肆見素屏有俞國寶書風入松一詞嗟賞
之誦至明日重携殘酒來尋陌上花鈿曰未免酸
氣改明日重扶殘醉仍卽日子釋褐此詞之遇者
也耆卿詞母論觸諱中間不能一語形容老人星
自是不佳重扶殘醉勝初語數倍乃見二主具眼